

废婚

董力佳 著



文艺出版社

小说纯属虚构，奔着丹心一颗。

只为抛砖引玉，功过自有论说。

作者 1996 年宣言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小说的形式,开创性地将“更换人民币”这样一项会引起人心恐慌甚至社会动荡、但又肯定有着奇特效果的“反腐倡廉”的宏伟举措虚拟地表现出来,且情节起伏跌宕、扑朔迷离,使诸多灵魂中的美、丑、善、恶一览无余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,读后耐人寻味又拍案叫绝。

小说还通过对几对夫妇所遭遇的性难题、性障碍的由表及里的剖析,以及由此与书中人物悲剧命运的密切关连,生动形象地为读者、尤其是青年男女揭示了极富警喻意义的前车之鉴,从而力求使更多的人冲破性神秘的大门,走出性误区,进入新天地。

本书构思精巧,立意新颖,语言独特,展现了人生的原汁原味,与当今社会生活同脉同步,文学性、可读性、思想性俱佳。于雅俗共赏之中,显惊世骇俗之力……

1994年“五一”节刚过，省城K市流传起两个惊心动魄的消息：

一说国家“反腐倡廉”的新举措即将出台，其中极重要的是，要从今年的某个时间起更新货币。届时，以往发行的人民币将全部作废！每个公民须凭国家为自己核算的合法收入额兑换新币。非法收入将收归国有，不复存在……

另一消息讲，前不久在市中心医院，一位患者因值班医生渎职而死亡！患者的儿子——一名军人，在极度悲怒中竟取出武器，接连枪击医护人员数名！其景状惨不忍睹，急诊室内血流成河……

这令人一惊一咋的传言，如破堤的洪水，在K市大街小巷迅速蔓延，不几天时间就几尽家喻户晓。人心惶惶、莫辨真假之下，造成商海起伏，股市跌宕，自然也扰动了K市的头面人物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郁郁寡欢的市长古山，按捺不住地拨通了中心医院江德中院长的电话……

与此同时，在这个灯红酒绿、人心骚动的夜晚，古山的儿女们，不知父亲的缕缕愁绪，依旧沉醉在各自的生活意趣中，体验着金钱和情欲引发的种种烦恼与快慰……



K市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，清晨显得格外迷人。星期日早晨，古山较往常起床稍晚。他匆匆洗漱完毕，披了件风衣就踱出自家独居的米黄色小楼。

古山，北方人，六十开外的年纪，身材高大而清瘦。1948年，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他与七、八个同学跑出城来，参加了人民解放军。为纪念新生活的开始，有人提议把名字改一改，大家都表示赞同。其中，年龄最大、也是这次参军的带头人高贵根抢先嚷道：“我叫高一！”王立福紧跟其后：“我叫王二！”原名古振来的他也把手一举：“我改古三！”于是，乘下的几位照此下排，出现了周四、郑五等名字。后来，还真的叫响了，高一取谐音叫了高乙，王二为王而，他则成了古山。他现在的秘书周明明是周峙（四）的儿子。全国解放后，他们这帮战友各奔东西，古山参加完抗美援朝，随部队到了东北。六四年，他由团政委转业到K市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古山先钻了几年“牛棚”，后因曾在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而被结合进市革委会当副主任。八三年古山

成了市长，八九年K市升格为计划单列市，他又坐到了现在这个副省级的位置上。近些年，K市在全省乃至全国独树一帜，经济发展极快，古山也就成了响当当的“改革家”，其政绩已经是有口皆碑了……

包绕着古家小楼的，是一片宽阔的院落。这里依山傍海、空气清新。来到院子里，首先迎接古山的是楼前那架如群蟒起舞般盘根错节的葡萄树，这是当初乔迁此处时古山亲手栽下的。十多年来，葡萄树长势很猛，每年秋季都会给古家带来累累硕果。古山时常想，葡萄树的生长过程不是恰似自己在K市的从政经历吗？自己初来时，不也正如那孤独无助、随风摇摆的葡萄枝吗？在经历了许许多多岁月和风霜后，葡萄树如今枝繁叶茂，我古山也已一步步成了百万市民的“父母官”。由此，古山对这架葡萄树的感情很深很深，每天见到时心里都会涌现出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，仿佛是在多年的挚友相遇。可是，今天古山的这种感觉淡化了，甚至是消失了！取而代之的，却是一种近乎于哀怨般的消沉！是那甚至连自己都品尝不清的滋味。而使他情绪恶劣的原因，便是近日听到的、仍然在市内迅猛泛滥着的那两起传言！对传说中人民币将要更换之事，因尚没有丝毫官方的消息，所以古山是不相信的。虽然如此，却仍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他内心深处隐隐地出现。不过，现在更让古山感到心神焦虑的，倒是关于中心医院的那些十分不是时机的传言。昨天晚上，古山拨通了江院长家中的电话，江却不在。他妻子范芝华说，因医院有急事，丈夫刚才被人叫走了，可能要回来得很晚。因为与范芝华不熟，古山便没有多说，只是让她转告江院长，星期天到古家来一趟。古山原以为，江院长晚上回家后就会打来电

话，或者第二天一大早就能够赶过来，可是，直到现在却还没有见到他的踪影，心中便不免又增添了几分不快。

古山带着烦躁向院子的角落走去，这是他每日修炼气功的地方。一阵阵海风吹来，古山感到头脑清爽许多，他暗暗告诫了自己一句什么，便开始凝神、调息、准备练功。可是，杂念却像驱赶不散的蚊蝇，困扰得古山着实地难以入静……

今年是市政府换届之年，市里定于本月底召开新一届人大会议。到时，已担任多年市长职务的古山就年满六十三岁了。这虽是个早该退下来的年龄，但他凭着自己在K市的政绩，凭着上上下下苦心经营出的人际关系，至今还能端坐在一市之长的宝座上，多年位居本市的权力之巅，使得古山的言行举止、所思所想都与手中的权力融为一体而密不可分！他不能想象，将来有一天自己如失去这些权力后还将如何生存？如何去面对一个普通人所面对的一切？所以，古山如今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再干上一届，哪怕是再干一、二年也好！

据古山所知，省里对下届市府领导早有考虑只是意见不一，焦点就集中在他的去与留上。古山多年在K市执政，或多或少总难免得罪下一些人，再加之各方面窥视和垂涎市长宝座的不乏其人。因此，下任市长的争夺战就在所难免了。如今，省里、市里以老战友王而为代表的一批“元老”们正在竭尽全力地促使古山连任，他们列举了些年K市经济发展的业绩，把此功劳大都记在了古山的帐上，讲现在K市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攻坚，临阵换帅会有损军威。又讲，古山为政清廉、艰苦朴素，这在世风日下之今尤为难能可贵。譬如其一，

他家中摆设平常，毫不奢侈，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市民；其二，市府近掉来几次为领导干部兴建新居，可古山每每廉让，如今的住所已被列为危房……

与此同时，反对古山连任的人们也在四处活动，大造舆论，加紧对他的贬低和攻击。所持的理由，除了说古山年纪超龄外，主要是抓住他在用人问题的一些把柄大作文章，说他选拔干部任人为亲、举荐不当……

目前，意见的双方势均力敌、互不相让，有待于新的力量来打破这种均衡。本来，古山正准备请在北京工作的高乙在此事情上施加些影响，为自己获胜增加一份筹码。可谁知，在这个此消彼长的关键时刻，竟会冒出中心医院这档子事儿来！真是令他有些始料不及。昨天晚上，古山在给江院长打电话前，曾就这件事询问过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小儿子古困杰。但困杰却矢口否认，这便更加增添了古山的疑虑，此事的背后很可能蕴藏着一个危险的阴谋！其实，古山也并不完全相信传说中所言，因为，如果属实公安部门早就会报告上来。但是，他同时也不认为就完全是谣言，子虚乌有的事情是不可能在这K市掀起这么大波澜的！现在的问题是，即使这个传说的“水分”极大，也已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。此事的出现，可能会使围绕着新市长人选呈均衡态势的天平迅速地偏向另一边，使他的连任计划前功尽弃，全盘皆输！不知底细的人可能会奇怪，市里一所医院出了问题，与一市之长又有多大的干系？可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，中心医院的江院长是当初古山力排众议而保荐的！那之前，江是个副院长，正因“生活作风”的丑闻被搞得声名狼藉！为达到渡过难关并成为正院长的目的，江通过在医院作护理部主任的古山夫人

薛岚又在枕边几次三番向丈夫施展手段，从而使得古山置种种非议于不顾，不仅为江谋得了院长的头衔，而且“作风问题”也一笔勾销。对此，江院长对古山夫妇简直感激涕零！在这件事情中，古山有一点不太明白，那就是薛岚为何对江德中的事情这般热心？妻子当时的解释是，自己和江在一个科内工作多年，又深受其恩惠，所以对这件事情不能不卖力。古山倒是知道，自己转业前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K市生活，江对他们母子多有照顾，可尽管这样，也不至于使妻子为了江的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吧？难道这俩人的关系有什么超常吗？古山虽对薛岚的说法将信将疑，但内心隐藏着的一份对妻子的、不为人知的深深歉疚，又使他对江与妻子可能存在的暧昧宁愿信其无，不愿信其有。所以，此事也就这样过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江院长便成了古家的常客。随后，古山的小儿子古困杰医学院毕业后也到也到了中心医院，K市许多人便都知道了古、江两家的关系。古山曾感觉到的那些疑惑，便也就渐渐地烟消云散了。如今，在对待古山去留的问题上，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正相持不下。这个关口，中心医院出现任何问题都无异于授人以柄！因为，在“反对派”攻击古山任人为亲的依据中，除了说他任用老战友的儿子作秘书外，主要所指便是他曾无原则地偏袒和重用江。所以，在“反对派”看来，中心医院出了问题首先是江院长的责任，而江是古山力保启用的人，这进而就又成了古山的责任。那样，他们就会更加猛烈地抨击古山，使古山连任的事情极有可能因此而泡汤！因为，这次与他竞争下任市长的主要对手，是市里年富力强的武仁副市长。而武仁的连襟，又是省里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！所以，古山不能不格外审慎地应付眼前的局面。他

急于要把江院长找来，了解清楚传言的真相，尽快采取一些必要的应变措施……

古山在纷乱的思绪中结束练功，听到困杰在喊自己回家吃饭，便心事重重地缓步朝楼内走。

古家这幢小楼有两层，是四十年代日伪时期所建，上、下共有十几个房间。楼下做客厅、书房、客房、厨房及餐厅之用，楼上为卧室。古山走进餐厅，他退休的夫人薛岚、在市运管处当副处长的长子古国杰及其妻子田瑞芳、次子古困杰、国杰夫妇四岁的儿子古斌等均已落座，保姆王嫂正往桌面上摆置着餐点。

古山巡视着大家问：“跃进呢？”

古斌抢着回答：“不知道！”

薛岚说：“昨儿晚没听见动静，可能是回来得挺晚，就让她多睡会儿吧。”

困杰接着说：“我昨天睡得最晚，也没见到她，八成是根本没回来吧？”

“嗯？”古山注意地凝视着困杰。

“你别乱说！怎么会呢？”薛岚连忙嗔怪小儿子。

古跃进是古山夫妇唯一的女儿，年龄在国杰和困杰之间。她因与丈夫闹离婚，住回娘家已近半年时间了。听了妻子的话，古山没说什么，只是沉着脸默默地用着早餐。见他情绪不高，大家也都不再作声。这时，跃进却突然从屋外进来，漂亮的脸蛋上神采飞扬中交织着疲惫，家人们不免神情各异地望着她。

困杰嚷道：“怎么样，我说准了吧？果然是一夜未归！”

薛岚急切地问女儿：“你，昨天夜里真没回来？”

“嗯，怎么啦？”

跃进坦然承认。看到父母亲吃惊的目光，她觉得有些好笑，又说：“你们不要这样紧张好不好？我这么大的人了，难道还会丢了不成？”

“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古山有几分威严地问。

“是不是回了你们那边？”

薛岚的话中则仍然带着希望。

跃进依然平静，说：“不是。”

“你……”古山禁不住有点冒火。

自从女儿住回家中，古山和薛岚没少操心，总想帮她把矛盾解开，可奇怪和难办的是，任凭老两口怎么苦口婆心规劝，女儿对和丈夫王伟昌的事儿总是守口如瓶，只是讲夫妻性格不合、难以相处，实质性的问题却一点也说不出。对此，古山夫妇颇为大惑不解。但见女儿并未讲出什么原则性分歧，便又感到可能还有和好的希望，也就每每仍做着努力。可是，女儿现在竟然开始夜不归宿，那这小两口的关系还不彻底完了吗？见丈夫要发脾气，薛岚忙向女儿努努嘴，跃进便朝父亲做个鬼脸，然后就转身跑到楼上去了。古山烦上加恼，早餐吃得没滋没味。国杰和因杰憋在嗓子里的疑问，竟都没机会提出来。

早饭后，薛岚急忙上楼去找跃进，其他人则习惯地聚集到客厅。国杰抢先为父亲沏了一杯“碧罗春”，因杰则适时给爸爸取来牙签。古山对儿子们的殷勤不置可否，只是将身体深深陷在绵软的沙发之中。

古家客厅的面积很大，陈设却一般。墙壁四周摆着一圈沙发和几只茶几，屋子一角的矮柜上有台彩色电视机，除此

之外便再无其它奢侈物品，给人的感觉倒更像是个会议室，全没什么富丽堂皇的景致，与主人一市之长的身份很不相称。见父亲端起茶来呷了一口，面部表情似乎有所松弛，国杰便急忙凑上前问：

“爸爸，外面那些传言您知道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古山微微点点头。

“那更换人民币的消息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都是些没有根据的传说，不可能的事。”古山漠视着前方回答。

国杰听了忿忿地说：“这是谁他妈吃饱了撑的瞎起哄，他们一嚷嚷不要紧，‘宏威’的股价刷地就被拉下来，简直令人猝不及防！”

“赔了多少？”国杰问。

“惨了！”国杰显得有些沮丧。

国杰不解地说：“发现股价下跌，你们怎么不及早出手呢？”

瑞芳说：“你哥哥那两天不是出差了吗？我又不懂。等他昨天回来一看，什么都晚了。”

国杰喝斥道：“不懂你就不会问问别人，天生一个大笨瓜！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儿，真该狠抽你一顿大嘴巴！”

“你抽，你抽。”瑞芳说着直往前凑。

“怎么，你当我不敢啊？”国杰说着挽起了衣袖。

国杰连忙过去挡住嫂子。见丈夫要动真格的，瑞芳心里不免胆怯，往日的皮肉之苦似乎也在隐隐作痛。加上自知理亏，便只好退回原处不做声了。古山看看国杰两口子，却打心里头懒得管。

困杰接着问：“你们的股票现在卖了吗？”

国杰很不甘心的说：“已经这样了，抛出去也不值钱，攥在手里没准还有翻身的希望。”

困杰看着哥嫂的样子笑道：“谁让你俩那么贪心呢？幸亏我这次没买，不然也陷进去了。”

古山这时忍不住瞪着眼睛问：“你们到底买了多少股票？”

国杰说：“也就……二十来万吧。”

“二十万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古山不禁十分吃惊。

“有我前几年做生意赚的七、八万，又借了十万，再加上原来存的一点，不就够了吗？”国杰一一地算给父亲听。

困杰有些不信，说：“谁肯一下子借给你们十万？”

国杰神秘地说：“这，你就不用管了，是你嫂子的熟人。”

古山听了训斥道：“你们简直是瞎折腾，看这下怎么收场？”

困杰耸耸肩膀，说：“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！再说，真要赔的没裤子穿了，您老人家也不会不管吧？”

“我就是不管你！”古山气得不再理国杰了。

困杰这时来到父亲跟前不放心地说：“爸爸，我看无风不起浪，这换币的消息恐怕还是有来头的，不可能一点根据没有。”

“就是的。”瑞芳也跟着说，“现在外面都嚷嚷遍了。昨天在单位，大家不干别的就只议论这些传言，讲得有鼻子有眼的，我们主任还让我向爸爸证实一下呢！”瑞芳在市房地产公司工作，是信贷部的会计。

古山朝儿媳说：“你对他们讲，没有的事！如果是真的，我当市长的能不知道？”

困杰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说：“那也不见得，您不知道也不一定就是假的。这年头什么事没有？”

古山瞪了困杰一眼，环顾着晚辈们说：“你们几个听着，不许在外面跟着乱讲。你们身份和旁人不一样，一定要注意些影响。”停顿了一下，他又对困杰说：“如照你的逻辑，关于中心医院的传说也不会是谣言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困杰欲言又止。

“连一点影子都没有？”国杰也在一旁问。

困杰避开父亲和哥嫂注视的目光，只得说：“影子吗？倒不是一点没有，可是也太夸大其辞了……”

“怎么夸大其辞的？”古山跟着逼问。

“哎呀，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，您还是问江院长吧。”困杰索性不予回答了。

此时，在跃进卧室里，薛岚正焦急的询问女儿为何会一夜未归。

跃进说：“你们净瞎操心，我还能上哪儿去？”

那你为什么夜里没回来？”

“好，告诉您。”跃进已经编好了说法，“昨晚下班时，一个要好的女同事非拉我去她家，说正巧她过生日，丈夫却出差了。吃过饭，她又非让我陪着住一夜，就为这，才没回来的。”

薛岚信以为真，说：“那你也该打回个电话来呀！”

“是想打了，可是她家里没电话啊！”

“你这丫头，总是有理。”薛岚嗔怪道。

“那当然了。”

“还当然呢，我问你，你和伟昌的事儿到底准备怎样？”薛

岚又提起了令自己忧心的话题。

“还能怎样，离婚呗。”

“他要还不同意呢？”

“不同意，我也不会改变。不过，相信他终究会同意的。”

“你呀，让妈说什么好呢！”薛岚叹息着。

“妈，您不要再为我操心，我自己的事情会解决好的。再说，我如果不住回家来，还不能这么天天陪着您呢！这就叫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！”说完，跃进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“这样的好事我宁可不要！你呀……”薛岚也被逗得苦笑了一下。

这时，客厅的议论声传上来，跃进挽住母亲的手臂说：“走，咱们看看楼下怎么这么热闹。”娘儿俩便相信着走下楼来。

“你们在谈论什么呢？”薛岚还没进客厅就问。

见婆婆出现在门口，瑞芳忙迎上来，说：“妈，您知道了吗？外面都在传现在的人民币要作废呢！”

“昨儿晚上听你爸爸说了，还不是谣言呗。”

跃进已在单位听说过此事，便跟着说：“那可不见得，现在国家‘反腐倡廉’的决心很大。我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”

“是啊，外面传的这样凶，可能还真是有些根据的呢！”听了跃进的话，国杰觉得不无道理，便也顺着说，他对自己这位在财经学院当教师的妹妹一向看重。

见父亲此时闷声不语，国杰又凑了过去，说：“爸爸，要不您给北京的高乙伯伯去个电话，他那儿的消息最准。”

“对，爸爸就打个电话吧，总这么心里惶惶的太不踏实。”瑞芳也在一旁央求道。

古山听了不为所动，说：“我说过不会是真的，你们还不踏实什么？”

“老古，要不你就找高部长问问，省得孩子们猜东猜西的。”薛岚忍不住对丈夫规劝着。

于是，大家把目光都盯在古山的身上，静静地等着他正月态。这时，楼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古山的秘书周明明风风火火地一头闯了进来……



一进屋，周明明就气喘嘘嘘地嚷道：“出大事了！”

“你是说……人民币的事儿？”困杰问。

“嗯。”明明点点头，“不过，现在又有更新鲜的了。我刚才碰见一个熟人，他给了我一封打印过的信，就是谈这件事儿的。”说着，明明从衣袋里取出来厚厚的一份材料。

“哦？”跃进见了很是惊奇。国杰和困杰则同时上前伸手索要。

明明用胳膊拦阻着，说：“都别抢，还是我来念，你们听吧。”

跃进过来取过信简单翻看了一下，说：“对，就让明明念吧。”国杰哥俩只得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明明看看古山，又环视了大家一眼，这才清清嗓子一字一句地念起来：

“尊敬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先生：给您写这封信，我是拿出了极大的勇气的。因为，我深知所谈的问题的分量多重！无论是它的成功或失败，产生的影响都将是异常深远和史无前